

[美] 高尔登·普朗格 著  
张晓生 编译

美国人眼中的珍珠港事件

# 燃烧的 岛链

上

BURING ISLAND CHAIN

台海出版社

美国人眼中的珍珠港事件

# 燃烧的 岛链

上

[美] 高尔登·普朗格 著  
张晓生 编译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燃烧的岛链 / 张晓生编译. —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168-1344-7

I. ①燃… II. ①张… III. ①日军偷袭珍珠港  
(1941) — 研究 IV. ①E1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7889 号

## 燃烧的岛链

著 者: [美] 高尔登·普朗格 译 者: 张晓生

责任编辑: 刘 峰  
装帧设计: 翌 晨

策划编辑: 卜 卜  
责任印制: 蔡 旭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 — 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 — 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http://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mailto:thcbs@126.com)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800 千  
印 张: 45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1344-7  
定 价: 9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中译本序言

1981年，美国 MCGRAW—HILLBOOK 公司出版高尔登·普朗格遗著《我们沉睡在清晨——有关珍珠港的未告诉过人的故事》一书。众所周知，珍珠港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由此点燃日美太平洋战争的战火。我们觉得这一事件的内幕，应该被国人知道，很快将其译成中文，于1990年1月交付长征出版社出版。现在，27年过去，因应时代需求，决定重新予以编译，更名为《燃烧的岛链——美国人眼中的珍珠港事件》，提供给仍对此事感兴趣的读者。

原著的突出成就是，以其无与伦比的研究规模 and 他人难以企及的权威性，首次既从美国又从日本的观点审视珍珠港事件，故获得巨大成功。据说它当年一经问世，就引起广泛瞩目，使得在太平洋战争特别是珍珠港事件上历来众说纷纭的美国军事历史学界，都异口同声地称赞“这是一部真正非凡的史诗”，认为“比此书更真实、更有吸引力的有关珍珠港事件的论述，似乎不会再有了”。

此书之所以为人称道，与作者不寻常的在美国陆军、海军和学术领域的背景经历有关。高尔登·普朗格于1910年7月16日生于美国衣阿华州的波美洛伊，曾在衣阿华大学和柏林大学受到教育，并取得博士学位。从1937年起，他在马里兰大学任讲师、教授，已成为一名海洋战史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作为海军预备役军官服役。1945年美军占领日本后，为了研究太平洋战史，搜集日本方面的有关资料，他又以平民雇员的身份加入麦克阿瑟设在东京的盟军总司令部，先后任历史研究室主任和军事历史处代理处长。1951年7月回到美国，继续在马里兰大学执教，直至1980年5月去世。多年来，他坚持把研究太平洋战史的重点集中到作为开战导火索的珍珠港事件上，从政略、战略两方面进行研究。他把当时参加过这一奇袭行动还活着的所有能找到的日本官兵从全国各地找来问话，请他们说明当时的情况，他的提问常涉及细节问题，而且不知疲倦地反复询问。此外，他还以盟军总司令部所赋予的权力，利用战时缴获的日本外务省来往电报和许多其他文件，进行了更为广泛深入的调查。经过极其艰苦的努力，他终于发现大量新证据，使自己的研究得到重大启示。尤其难得的是，他在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向人们娓娓叙述和冷静剖析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出其不意——珍珠港事件这一历史陈迹。他承认日本确实打了一场漂亮的奇袭战，称赞珍珠

港事件的策划者们“个个都是思想家”，对日本人的硬骨头精神和执着性格，更深表钦佩。而对美国方面，则毫不留情地指出，正是由于美国当局的疏忽和犹豫，才遭到日本打击，美国人捶胸顿足地悔恨此事，恰应从这里多去反思。总之，在珍珠港事件上种种幼稚可笑的风潮似的认识，有许多都被此书荡涤得无地自容。它的历史文献价值和军事学术价值，也由此得以确立。

75年前发生的珍珠港事件，留下了大量疑点，至今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是美国为何迄今既利用日本又防范日本心结之所在。其中，最为扑朔迷离的话题，可能是战争动机问题。就是说，罗斯福总统事先是否真的知道日本要袭击珍珠港？还是根本不知道而由日军单方面挑起的？如果罗斯福总统及其统帅机构事先知道日本要袭击珍珠港，为什么没有向太平洋舰队司令和夏威夷防守司令发出警告？对于诸如此类的疑问，读一读高尔登·普朗格用37年时间写成的这部书，大概都可以得到令人满意或比较满意的答案。

该书原译出版后，颇获好评。有读者认为：“知道很多事，不如全面准确地了解一件事。《我们沉睡在清晨——有关珍珠港的未告诉过人的故事》，就是一部力图让读者明白珍珠港事件来龙去脉的好书。这部书，我看了两三年了，对我的影响依然存在。我一直认为研读二战书籍有两个好处，一是时间距现在近，与当下的关联性较强，很多事理解起来容易；二是档案几乎全公开了，因此人们有可能看清不远的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真相。二战这样一场伟大的历史过程，没有成为后世的神话传说，我们应该感谢那些在历史资料中努力寻找真相的学者。看了这部书，我坚信高尔登·普朗格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一场战争中，敌对双方是怎么做的，我们很容易看到，但双方在战前、战中是怎么想的，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双方面临的问题和存在的选择，以及最终采取了哪个选择，中间的种种矛盾冲突，往往不为人所知。而作者显然为解答这些疑惑做足了功夫，他用的资料之翔实确实罕见。当年读完这部好书，我最大愿望就是，如果有高质量的出版机构能重译出版它，就好了。”

感谢该读者这么认真地读过原译，感谢他建议我们重译出版。距原译毕竟26年过去，也期望新译本《燃烧的岛链——美国人眼中的珍珠港事件》，给读者带来关于珍珠港事件更为确切的认知。它给世界留下的教训，是否可以这样概括——意外事件能够发生，也许还会发生。

张晓生

2016年8月16日校毕

# 目 录

---

- 第一章 太平洋的癌 / 001
- 第二章 在月光之夜，还是在清晨 / 007
- 第三章 虽然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的 / 016
- 第四章 这些谣言不可信 / 028
- 第五章 你伤了总统的感情 / 035
- 第六章 那就必须承担责任 / 047
- 第七章 我们首要关心的是保卫舰队 / 053
- 第八章 间谍的温床 / 066
- 第九章 处于有点困境之中 / 073
- 第十章 最有可能的和最危险的进攻方式 / 082
- 第十一章 如何才能最有效地使用空中力量 / 089
- 第十二章 实力和潜力 / 098
- 第十三章 谨慎的赞同 / 105
- 第十四章 世界最强的堡垒 / 112
- 第十五章 大西洋上的危机 / 118
- 第十六章 死神的亲吻 / 126
- 第十七章 日本的外交政策不会变 / 133
- 第十八章 似乎他超出了受惩罚 / 139
- 第十九章 我们要的是干将 / 148
- 第二十章 一大堆潜在的炸药 / 156

|       |                 |
|-------|-----------------|
| 第二十一章 | 一条狡猾的装睡的龙 / 163 |
| 第二十二章 | 在准确性上有预见 / 172  |
| 第二十三章 | 目前的态度和计划 / 180  |
| 第二十四章 | 一种很强的战斗精神 / 186 |
| 第二十五章 | 决心开战 / 192      |
| 第二十六章 | 缘何世上起风波 / 197   |
| 第二十七章 | 一次认真的研究 / 204   |
| 第二十八章 | 图上演习 / 210      |
| 第二十九章 | 时间已经不多了 / 218   |
| 第三十章  | 但是，太平洋怎么办 / 224 |
| 第三十一章 | 重大的和不祥的变化 / 233 |
| 第三十二章 | 不管代价多大 / 243    |
| 第三十三章 | 现在已升起了云层 / 249  |
| 第三十四章 | 力量、目的和计划 / 257  |
| 第三十五章 | 珍珠港将被攻击 / 263   |
| 第三十六章 | 我们应该保持警惕 / 269  |
| 第三十七章 | 和联合舰队结成一体 / 277 |
| 第三十八章 | 外人 / 285        |
| 第三十九章 | 兵不厌诈 / 291      |
| 第四十章  | 在上天手中 / 298     |
| 第四十一章 | 战争准备就绪 / 304    |
| 第四十二章 | 摇铃和击鼓 / 312     |
| 第四十三章 | 一定成功 / 320      |
| 第四十四章 | 一触即发 / 330      |
| 第四十五章 | 一切将会自动发生 / 341  |
| 第四十六章 | 无论在何处找到 / 349   |
| 第四十七章 | 把敌人劈成两半 / 357   |
| 第四十八章 | 与任何军舰匹敌 / 363   |

- 第四十九章 那是活动扳手 / 370
- 第五十章 应视为战争警告 / 376
- 第五十一章 我们的外交官只好作牺牲品 / 388
- 第五十二章 空白海区 / 394
- 第五十三章 荣耀国门，还是被世人忘却 / 402
- 第五十四章 我们都很不安 / 410
- 第五十五章 显然是战争的前兆 / 417
- 第五十六章 风中的另一棵稻草 / 424
- 第五十七章 在火药桶上 / 434
- 第五十八章 这意味着战争 / 444
- 第五十九章 日本人在耍花招 / 453
- 第六十章 十万火急 / 463
- 第六十一章 虎！虎！虎！ / 469
- 第六十二章 拉响战斗警报 / 475
- 第六十三章 他们在熟睡中被人袭击 / 486
- 第六十四章 啊，帝国海军多么强大 / 497
- 第六十五章 一生中难得的机会 / 510
- 第六十六章 的确是个刺激 / 520
- 第六十七章 我们的国旗仍在那里飘扬 / 528
- 第六十八章 山上的云彩 / 540
- 第六十九章 毫无准备 / 548
- 第七十章 渎职 / 559
- 第七十一章 一场灾难的灰烬 / 571
- 第七十二章 应该采取些措施 / 580
- 第七十三章 全面公正的披露 / 589
- 第七十四章 我们要做一件工作 / 602
- 第七十五章 判断失误 / 615
- 第七十六章 我们需要真理 / 628

第七十七章 党派之争 / 640

第七十八章 证据在汇集 / 651

第七十九章 一次战斗机会 / 663

第八十章 责任在谁 / 675

第八十一章 历史的裁决 / 688

## 第一章

## 太平洋的癌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对世界四大势力圈的构想

1941年元旦那天远在太阳升起之前，日本裕仁天皇就起床开始纪念日本帝国建立2600周年的宗教活动。毫无疑问，他在为他的国家以及全世界的“和谐”而祈祷。因为这个看起来温和的爱好和平的人，亲自为他的朝代选择了一个意味“文明与和平”的词——“昭和”——作为年号。

但是，日本社会却在新年贺词中，预言战争与动乱。老资格的记者德富宗步，警告人们面临风暴：“谁也不能否认太平洋上海浪之高……现在已到了日本人下定决心，去抵制任何阻挡他们国家前进的人的时候了……”

是谁挡了日本的路？所有的日本人都不会怀疑，日美关系有许多问题需要改善。日本正在始于1895年的扩张航船上满帆前进，驾着征服之风，于1937年侵入中国华北。虽然它竭力想要解决被委婉地称之为“支那事件”的问题，但仍陷入一个漩涡之中，而这个漩涡，正在吸入其成千上万的青年、成千上万吨的军事装备以及成百万的

日元，而且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它不由自主地越来越深地进入那片被蹂躏的土地。因而，这尚未解决的支那问题，成为日本外交政策的困扰。

日本于1939年转向南进。2月10日，它进占了海南岛。同年3月，日本宣布对斯普拉特利斯（中国的南沙群岛——译者著）的主权。那是一片坐落在西贡、北婆罗洲、马尼拉和新加坡之间美丽航道上的珊瑚礁群岛，能为飞机和小型舰只提供理想的基地。

1940年法国失陷，日本在法属北印度支那部署了部队，这是其进一步南进的跳板。受到希特勒军事扩张成就的炫惑，它与德意携手，于1940年9月27日签订了三国条约。该条约规定：“当一个签约国受到当时尚未卷入欧战或中日冲突的某一强国的进攻时，三方同意以全部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互相支持。”由于当时除了美国 and 苏联之外，德国与后者签有互不侵犯条约，没有哪个大国没卷入战争，三国条约的矛头所指是显而易见的。

1941年是决定性的蛇年。日本进一步向东南亚（马来亚、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扩张的决心已下。日本人自信，为了打破真正的和想象中的被包围，以及击败其国际敌手——美国、英国和苏俄——中的任何一个，或联合起来的挑战，有必要夺取这些富饶地区的大量资源。

在整个日本崛起的早期阶段，美国一直在为被他们视作门徒的日本欢呼。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下述情况变得明显了：有胆量的“小日本”不仅勇敢聪明，而且是危险的，并有点站到魔鬼一方去了。到了1941年新年那天，两国有识之士已经相信，公开冲突仅是时间问题。甚至连日本的朋友、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C·格鲁，都无法找到银衬里（译者注——在魔鬼身上也能找到的一点好品质）。他在1940年11月14日一封以“亲爱的富兰克”开头的写给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的信中，抱怨道：“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注定在某天要和日本摊牌，关键是早一点摊牌对我们有利，还是迟一点摊牌对我们有利。”

欧洲的进程，不可避免地给美国对日态度染上色彩，日本正在因与阿道夫·希特勒结盟而给自己戴上的手铐下艰苦奋斗，而大多数美国人把日本看得比魔鬼好不了多少。日本在劝说法国维希傀儡政府允许其军队进驻北印度支那上，所采取的强硬方法，使本尼托·墨索里尼对待法国有名的“背上匕首”相形见绌。所有迹象表明，荷属东印度是日本清单上的下一个。美国不得不从日本与轴心结盟的角度，来考虑日本问题，因为对东京的援助和让步，事实上意味着对柏林和罗马的援助和让步。

中国问题本质上，是日美关系的试金石。中国是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一部分，而大东亚共荣圈，只是一个水分很大、糟蹋民主的概念，日本人从来都没有详细说明这

神圣字眼的原则，只是吞吞吐吐地从地理上指明“大东亚”包括的范围。也许随着日本向外推进，它将包括一切军靴所踏之处。

日本人急于实现这个梦想。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公爵宣称：“我坚信，对于我国的继续生存，牢固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绝对必要的。”

日本对美国有一大堆怨言，最抱怨的是美国承认蒋介石政权，而不承认满洲国。美国以及欧洲诸强在亚洲的存在，是对日本式高傲经常的刺激。日本新闻界，无时不在企图使这些管闲事者确信：日本终会把打开着的门，摔在他们脸上。“日本必须搬开在远东的一切干扰其计划的因素，”有影响的《读卖新闻》写道，“英、美、法、荷必须要被强制离开亚洲，亚洲是亚洲人的领土……”

日本不下几十次地对美国援助英国和英美合作，大吵大喊地表示反对。理由是：第一，英国正与日本的盟国德意交战，帮英国就危害了轴心。第二，日本认为美国支持英国，使不列颠的殖民主义残余在亚洲永存，因而使欧洲可憎的国旗，还在亚洲土地上飘扬。

日本的愤怒，也集中在美国对日出口的禁运上。到1940年年底，华盛顿已砍掉除石油之外，所有重要的与日贸易中的战争物资。而在1938年，美国只对日本实行所谓道德禁运。1940年1月26日，随着美日1911年通商与通航条约的终结，实际限制对日出口的法律障碍消失了。从1940年7月开始，美国对航空燃料和高质废钢铁实行联邦政府出口许可证控制。1940年9月日军进入北印度支那后，罗斯福总统最终宣布向日本出口废钢铁的禁运。因此，当年年底，日本带着对这些歧视性措施十分怨恨的心情，开始体验到真正地受折磨和恐惧的阴影。

东京与华盛顿，还有一个老烦恼如鲠在喉，美国的移民政策把日本人拒之门外，并且不给在美国出生的日本人以公民权。

最重要的是，日本认为美国庞大的扩大海军的计划是针对它的。由于1940年春天美国舰队的大部分部署在珍珠港，美国海军已横站在日本的路上。日本的将军们，认为这一部分海军，足以威胁他们国家的生存。

自从海军准将马修·佩里打开日本通向现代世界的大门以来，两国有着极好的友谊与互利贸易的历史。但是，现在他们面对着面站着，像一对决斗者在行礼。对于这种形势，日本有一个不愉快的名称——太平洋的癌。

然而，日本人在拔剑出鞘之前，先用外交手段，如果他们能用和平方式使美国人在太平洋不动，他们宁愿这样干。为了谈判解决与美国的分歧，东京在1940年11月挑选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为驻美大使。野村在他长期的海军生涯光辉的经历中，任

过许多要职，64岁时退休。当他还是驻华盛顿海军武官时，在一次旅行中，和当时任美国海军部长助理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交上了朋友。更重要的是，野村在美国感觉安适，并珍惜他与美国朋友的友谊。很少有两个相抗争的国家，被这样两个均抱有良好愿望的人所代表，他们是格鲁和野村——两名“医生”，他们愿尽一切努力，来帮助医好“太平洋的癌”。

野村身高六英尺，赫然耸现在他的大多数同胞之上。1932年4月29日，他出席上海的一次庆祝活动时，一名恐怖分子向一群日本要员扔了一枚炸弹，炸瞎了他的右眼，并使他的腿致残，从此他便瘸着走路。当安静时，他总在沉思，甚至有点焦虑。他的宽阔敦厚的脸上，经常带着愉快友善的微笑。日本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真诚、温和的人，思想开放，坚决反对侵略。他鼓吹和平与美国友好，因此在美国海军界，也得到爱戴与尊重。直到最后一刻，日本玩火的扩张主义者和东京的德国人，都在竭力阻挠野村的任命。实际上，他并没有争取这项任命，整个1940年晚夏与早秋，不顾松冈外相一再请求，这位将军一直拒绝这项任命。只是在他的温和派的海军同僚们恳求他接受这位置，去帮助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他才不情愿地答应了。这时，他虽然并未认为前景已经完全无望，但认为情况“很糟”，并且担心“可能变得更糟”。

在同近卫文磨首相、东条英机陆相以及其他人的多次谈话中，野村曾警告不要指望他会创造奇迹，认为解决战与和的问题，超出了他作为日本政府的一个代表的能力。战后，当野村试图解释他于1941年在华盛顿的紧张日子里的感受时，他引用了一句日本成语——“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所以，1941年元旦官方的《日本时代与广告报》承认，虽然野村的任命得到广泛的赞许，但“他在华盛顿扮演的角色，一点也不值得羡慕，当大家都确信日本外交要首先受到轴心的意图支配时，与美国的关系，就会孕育着无数潜在的争端”。

1941年1月20日，正好是启程赴美的前三天，野村与格鲁会见了半小时。这位美国大使，肯定不会指望野村能扭转潮流。他在日记中写道：“对于野村将军的任命，我仅看到一个潜在的用处，那就是希望他将诚实地向他的政府报告，美国政府和人民在想什么、写什么和说什么。”

格鲁用敏锐的不轻松的眼睛，注视着东京的事态发展。他高大、尊严，有着无可挑剔的风度，给人一种完美的老资格外交官的印象。那张智慧动人的脸的上面，是一头平滑厚实的像雪一样的白发，黑色的浓眉下面是一对坦率的黑色的眼睛，注视着一切可能发生的事件，但看起来，又带着良好的幽默和普通人的理性。

当了九年驻日大使之后，他在东京外交界中，被列为老资格的外交官。他从未掌

握日语，部分原因是受耳聋所限，但他妻子日语说得非常好。艾莉丝·格鲁是海军准将佩里的孙女，因此和日本有着特殊的关系。凭着上帝赐予的过人的思维与成熟的判断力，格鲁成为日本政治舞台上敏锐的观察者，并能在他向华盛顿的报告里和在与日本领导人会晤时，极精确地描述他所观察到的事物。

“尽管我们希望美国介于战争之外，并且维持与所有国家特别是与日本的和平，但若允许我们被诱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中，则将是最大的愚蠢。”格鲁在1941年元旦的日记中写道。那是一篇无价的手稿。他不仅详细记录了当时重大的外交及政治事件，而且还在压力增长太大时减了压。然而，甚至当日本人最刺激他时，他的口气仍像一位有感情的父亲对令人气恼的爱子一样。“日本，而不是我们，正走向战争的路上……”他继续写道，“如果赞成绥靖政策的美国人，能读哪怕一两篇有身份的日本人在现在日本主要杂志（他们通常在这里发表他们的真实希望和打算）上的文章，我们这些具有和平头脑的同胞，就会认识到绥靖政策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格鲁又加上一条严厉的旁注：“让我们时刻准备着对付任何事件。”

1941年1月23日，野村从横滨启程去就任新职时，仍准备寻找光明的一面。但他的离开，并没有引起日本新闻界多少乐观主义的言论。第二天，评论家武藤丁池写道：“事实上，新任驻美大使，好像是一名乘条小船冒险横渡怒涛汹涌的大洋的水手。”大约两周后，强硬的国家主义的《国民报》，又加上这样悲观的润色：“我们只能用对于抱着必死决心走向战场的战士的同样的态度，向野村大使致敬和感谢。”

野村才在海上待了四天，松冈外相就在东京发表了下述不祥兆头的讲话：

大东亚共荣圈是基于八统一字的精神……我们必须控制西太平洋……不仅是为了日本，而且也为了世界，我们必须要求美国重新考虑。如果美国不听我们的要求，日美关系就没有希望。

当海军大将吉川古志郎于1940年9月4日就任海军大臣时，就指出：“海军的责任是沉重的，它必须充分准备去对付，随着当今世界形势发展而出现的任何紧急情况。”吉川1939年荣升海军大将，他是最能干和最杰出的海军将领之一。他是一个块头很大的威严的人，非常健壮，有一张令人愉快但又不大可测的脸，两侧配着一对大耳朵。他平时说话不多，只表示自己的意见，并不强迫人信服。

他坚信日本的天数，强烈支持向南方扩张的战略，他把在中国的战争说成“圣战”，他认为日本可能会因为三国条约而冒一些为德国人火中取栗的风险，但他又

相信“美国是如此地不愿打仗，以至于形势还是很安全的”。尽管如此，他宁愿先施加外交的和海军的压力，也不愿立刻诉诸军事行动。然而，他还是在 1941 年 1 月底，向他的同胞这样保证：“海军已充分准备对付最坏的情况……正采取措施来应付美国的海军扩张。”

那时，他头脑里肯定装满了最高机密，他知道的远比他说出来的多得多。当然，他是不会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的。

## 第二章

## 在月光之夜，还是在清晨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

1941年1月7日，在广岛湾的柱岛抛锚的3.2万吨级战列舰长门号随波摇荡，一个极端严肃的人正坐在他的座舱里的书桌前，面前放着一张纸，手握毛笔冥思苦索，人们可以想象出此人的形象。突然，只见他灵感一来，飞快地用浓墨写下了帝国海军史上最受天启的一些字。

从一幅当他权力达到顶峰时的照片可以看到，即使按日本的标准他也不高（6英尺3吋），宽阔的肩膀上戴着显眼的肩章，厚实的胸膛上挂满了勋章和奖章。比这些服饰更显著的，是一张坚定的威严的脸，有棱角的颧骨线条分明地斜朝着突出的下颌，在垂直的凸出的鼻子下，饱满的嘴唇像是用刀切出来的一样，长得很好的一对大眼睛能立刻流露出感情，或转瞬加以掩饰，深藏着潜在的喜色或迅猛的雷霆，短秃的眉毛带来一种询问的表情，所有这些之上，是理成不协调的平头的灰发。这是一个富于行动和幻想的人的脸，反映出意志、魄力和敏感。

此人就是山本五十六<sup>①</sup>，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在这1941年1月7日的凌晨，山本却没有表现出他通常的良好素质和对生活的热情。如果说邪恶之灵决定赋予他一项他最害怕的使命，那么这正是他自己强加给自己的那项使命——用突袭太平洋舰队的方式，对美国挑起战争。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日本也许找不出比这位攻击珍珠港的策划者更真诚地希望避免与美国开仗的人了。山本清楚日本没有对美国最后胜利的希望，他知道美国在科学、技术和自然资源方面远远超过日本，不仅美国的舰队比日本的海军强大，而且美国的庞大的生产体系能够比日本的劣等经济快得多地补充战斗损失。他在哈佛大学学习时，以及后来在二十年代中期作为驻华盛顿的海军武官时，亲眼看见了美国工业的强大。

自从1939年8月被任命为司令长官之后，山本一直在为任何可能的突发事件加强着裕仁的海军，但他同时又怀着日美不要走向冲突的希望。然而，在1940年早秋，他终于看到面临着危险。德意日结盟的不幸前途，使他异常苦恼，因为他很早就信任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的诡计。他于1939年9月4日给他的海军大学同班同学、海军中将岛田繁太郎写的信，可作为证明：“面对着欧洲发生的巨大变化，每当我想到日本与德意的关系时，我就会发抖。”

但是，日本亲近轴心的趋势不可遏制。1940年9月末，他在东京和近卫首相会晤。据首相的回忆录记载，他当时告诉首相：“如果命令我进行不顾后果的战斗，我将能够称雄六个月或一年，但对第二年或第三年，我完全没有信心。三国条约已经签署，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既然形势已走到了这一步，我希望你要大胆地避免日美战争。”

山本不太信任日本的政治领袖们。在1940年11月10日写给岛田的一封非常坦率的信中，他抱怨道：

……现政府似乎处于完全混乱之中。它目前对美国的经济压力所表现出的吃惊、愤怒和埋怨的样子，使我想到了缺乏深思熟虑、心血来潮而不顾后果的学童的无目的的行动……如果海军相信像近卫公爵和松冈洋右这样的人能被依赖而随之行动，那将

①山本的生父高野贞吉56岁时，他的妻子为他生下了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男孩，为了纪念他在完全成熟之后的这个值得自豪的产物，他选了五十六作为男孩的名字。高野五十六于1884年4月4日出生在本州的长冈，1916年被过继给山本家。过继，在日本很普遍，特别是对于没有男性继承人的家庭，为了传宗接代更是如此。